

游 踪

漾 濞 江 畔 的 金 色 邀 约



□ 常世伟 文 / 图

出于对摄影的热爱,我常常早起,只为捕捉漾濞江的日出之美。

学校一公里外的沙坪村脚,是我心中的胜地。那里有悠悠流淌的漾濞江,寒雾是这里的常客,而我偏爱这样的清晨,也成了这里的常客。木华老师在朋友圈里说那里是我的宝地。事实上,不是整条漾濞江冬日的早晨都会起雾,唯有这里,仿佛被大自然施了独特的魔法,在寒冷的季节里,晨雾常常如约而至。它像是一位神秘的访客,只偏爱这片江域,悄悄地为其披上朦胧的纱衣,将平凡的景致化为如梦如幻的仙境,让每一个

目睹的人都不禁沉醉在这唯美的冬日浪漫之中。

时常天色未明,我已在江畔架好三脚架,一边设置着相机的参数,一边准备迎接第一缕曙光。江风透着丝丝寒意,轻拂衣袂,四周静谧无声,唯有江水的潺潺声和我轻柔的呼吸相伴。江水在幽暗中静静流淌,仿佛在与即将升起的朝阳密语。薄雾如轻纱,在江面缭绕,朦胧了远处的山峦,也朦胧了整个世界。左侧的苍山巍峨耸立,连绵的山峰在晨曦下勾勒出雄伟的轮廓,像沉睡的巨人守护着这片土地。右侧的村庄尚在沉睡之中,几点灯火在雾气中摇曳,在雾中氤氲出朦胧的暖意。

不一会儿,东方泛起了微弱的光亮,好似黑暗中撕开了一道口子。江雾像是收到了指令,开始有了变化。起初,那光亮如丝缕般穿透晨雾,雾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轻盈地在江面上舞动,丝丝缕缕间,将世界晕染成如梦如幻的仙境。随着光线逐渐变强,天边晕染出一抹醉人的酡红,江雾瞬间被点燃,化作一片绚烂的“火海”。雾霭与霞光相互交织,每一缕雾气都镶上了金边,如梦如幻,仿佛是太阳洒下的金色纱网,轻柔地覆盖着大地。

终于,太阳奋力一跃,跳上了山头,将万道金光倾洒在江面上。每一束光线都如金色的利剑,劈开了混沌的世界。江水波光粼粼,仿若无数碎金在跳跃、闪烁,恰似灵动的精灵在嬉戏玩耍。整个世界都被这光芒点亮,村庄、山峦、树木,还有我,都沉浸在这金色的光辉之中。我沉醉在这自然的瑰丽画卷里,心潮澎湃,感恩大自然赐予我如此震撼心灵的美景。

此时,江边的芦花也被晨曦唤醒。芦花在晨雾与阳光中摇曳生姿,宛如一群身着素衣的舞者,那洁白的芦花与绚烂的朝霞相互映衬,一素一艳,美得动人心弦。

渐渐地,粉霞转为橙红,如燃烧的火焰般炽热浓烈。太阳从苍山背后探出头来,金色的光线如利剑般划破天际的宁静,驱散了最后的黑暗。阳光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似无数碎金在荡漾。此时的苍山,在阳光的映照下,峰峦如聚,雄伟壮丽,山体的褶皱与纹理清晰可见,仿佛是大自然雕刻的壮丽史诗。村庄也被唤醒,错落有致的屋顶闪烁着金色光芒,烟囱里冒出的炊烟在阳光下袅袅升腾,

勾勒出一幅宁静祥和的田园画卷。

我沉醉于这绝美的景色之中,迅速用相机定格每一个瞬间。当我把这些照片分享到朋友圈后,没想到引起了众多朋友的惊叹与向往。他们被这如诗如画的山水、日出所吸引,纷纷询问地址,想要亲自前来感受这份震撼与美好。

此后,每至清晨,江畔便多了一些慕名而来的身影。他们带着期待与憧憬,站在我曾伫立的地方,静候日出。当那轮红日喷薄而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惊喜与感动,手中的相机也不停地闪烁,记录下这难忘的时刻。

我由衷地欣慰,自己无意间分享,能让更多的人领略到漾濞江日出的魅力。这片山水不仅是我心中的宝藏,也成为了更多人追寻自然之美的目的地。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愿每一个奔赴此地的人,都能在漾濞江畔的日出中寻得片刻宁静与慰藉,感受大自然赐予的无尽力量与温柔。

望着眼前晨雾与日出交织的奇景,心中不禁泛起对人生的思索。其实,这漾濞江的日出又何尝不像人生的旅程?在黑暗与寒冷中,我心怀期待,默默坚守,犹如等待黎明的到来。那一丝曙光,或许是我人生中最初的梦想与希望,微弱却充满力量。当希望逐渐升温,如彩霞晕染,便开始了方向,有了前行的动力,去追逐那即将喷薄而出的成功。而在光芒万丈之时,亦不能迷失,应如苍山般沉稳,村庄般宁静,在辉煌中保持本真,享受奋斗与坚持带来的美好,享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平淡还是辉煌,都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因为,这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

大理 文物说

海 门 口 遗 址



海门口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的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云南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2009年3月,海门口遗址考古发掘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8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13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海门口遗址分布面积约14.5万平方米。遗址年代从新石器晚期直至青铜时代,距今约5300—2800年。遗址于1957年在疏挖海尾河中发现,在1957年、1978年和2008年经过三次考古发掘,出土遗物八大类共3000多件。

其中,大量的铜器和铸铜石范,以确切的地层关系再次证明了该遗址为云贵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是云贵高原青铜冶铸技术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出土的稻、麦、粟等农作物遗存,证明了来自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其南界已经延伸到滇西地区;而稻、麦共存的现象,则为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稻麦复种技术的起源时间和地点提供了重要线索。

[段洛瑕 段晚松 文 / 图]

史海钩沉

下 关 曾 叫 石 桥 城

□ 罗绍尧

下关古称龙尾城、龙尾关、龙关,又叫石桥城。南诏进入洱海地区之前,这里就居住着被称之为“河蛮”的部族,在苍山洱海之间分布着许多“城邑”,下关北郊大展屯、上村一带都是“河蛮”村落。龙尾城、龙尾关、龙关、下关被人们所熟知,石桥城称谓则要从南诏统一洱海地区说起。

南诏是唐代以今天大理地区为中心建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唐朝初年,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在北方与唐王朝争夺安西四镇,在南方占领了四川盐源地区,进攻今四川西北茂县的安茂城,直逼成都,严重威胁唐王朝的西南安全。洱海地区地处唐朝、吐蕃之间,唐王朝认为扶持洱海地区的蒙骛诏、邓赧诏、浪穹诏、施浪诏、越析诏、蒙舍诏“六诏”中一诏统一洱海地区,再加以控制,可以减轻吐蕃对唐朝西南边境的压力,达到一举两得、一箭双雕的目的。最终,唐王朝选择了扶持蒙舍诏。蒙舍诏地处六诏之南,因此又称南诏。

南诏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的客观情况,欲统治云南,必先征服洱海地区;欲征服洱海地区,必先拿自己的邻居蒙骛诏开刀。南诏王皮逻阁正是这样做的。南诏吞并蒙骛诏后,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朝调动姚州都督府的力量,派遣御史严正海与南诏王皮逻阁共同策划,进攻石和城、石桥城,并取得成功。石和城在今大理市凤仪镇西部,石桥城地处下关天生桥附近,即今下关地区。随后,南诏联合邓赧诏征服了河蛮,进而步步为营,逐次消灭了邓赧诏、浪穹诏、施浪诏,统一了洱海地区。次年,唐王朝封皮逻阁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归义。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南诏将都城从巍山迁到太和城,开启了南诏的辉煌篇章。

出于防卫太和城和外族侵扰的考虑,南诏顺西洱河北岸修筑了防护城堡,这就是龙尾城。同期修建的还有上关龙首城。或许,从那时起,曾经“河蛮”居住的石桥城在人们记忆中逐渐模糊直至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龙尾城、龙尾关、龙关、下关。明初,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征云南,明将斩关而入,更名得胜关,但人们仍习惯称呼原名。唐黎缙《蛮书》载:“龙尾城,阁罗凤所筑,紫袍点苍山南麓数里,城门临洱水下。河上桥长百余步,过桥分三路:直南蒙舍(今巍山)路,向西永昌(今保山)路,向东白崖城(今弥渡)路。”据说,龙尾城仅筑南北两道城墙,东以洱海、西以苍山为屏障。60年代初期,在西洱河北岸还能看到一道城墙,西起天生桥,东至大关邑,断断续续。保存完好的地方,约高出地面1米,这是南城墙,北城墙早已无存。下

关从建城起,就成为南诏太和城、羊苴咩城的天然屏障,也是滇西著名的古战场,相传唐王朝与南诏之间的激战就在这里进行。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势力范围扩大,实力与日俱增,与唐地方官吏之间的权力冲突在所难免。史载,唐朝置剑南节度史领益、彭等二十五州,规定其职责为“西抗吐蕃,南抚蛮獠”。唐天宝年间,唐朝宰相杨国忠、剑南节度史章仇兼琼、鲜于仲通及云南太守张虔陀、剑南留守李宓等辈,置国家安全与民族利益于不顾,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推翻南诏统治的极端措施。云南太守张虔陀更是得寸进尺,征求无度,不仅企图侮辱南诏王阁罗凤妻女,还“数诟靳之,阴表其罪”,诬陷阁罗凤要反叛,大唐王朝与南诏之间的天宝战争由此而爆发。

天宝战争的结局是唐军大败,剑南节度史鲜于仲通“仅以身免”,元帥李宓沉江,十几万大唐兵马全军覆没。西洱河南岸是当年的战场,上了年岁的当地人至今仍称下关紫云街、鹭浦街为“战街”。事后,阁罗凤下令收拾唐军阵亡将士遗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留下两座“大唐天宝战士冢”。对于战争的胜利,阁罗凤深知战争损害了南诏和大唐的友善之交,让他痛心甚至忧虑。他以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南诏国都太和城竖起“德化碑”,说明南诏不得已而叛唐的苦衷,希望日后能得到唐朝的谅解。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正月初五,南诏王异牟寻与唐使崔佐时在苍山神祠举行会盟仪式,唐与南诏失和40多年后重归于好。现存西洱河畔的“大唐天宝战士冢”,当地人叫它“万人冢”,以及坐落在苍山斜阳峰东麓山坳间的将军洞,立于太和村的南诏德化碑,就是这一历史事件的部分遗迹。

从大量的历史沿革、变迁来看,这里成为繁华都市还是近百年来的事。大理地方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前,下关以西洱河为界,北属大理县,为玉洱乡;南属凤仪县,为下关镇。新中国成立后,玉洱乡、下关镇合并成立下关特别区,直接归大理专署管辖。1952年改称下关市,并将附近部分村落划归市管。1983年,大理县与下关市合并,成为大理市。如今,西洱河北岸为太和街道办事处,西洱河南岸为下关街道办事处。随着时代的发展,大理市城市建设重心从西洱河以北的关隘地区向西洱河以南的地区发展。因为这里地势平坦,便于建设和生活。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历史一越千百年,曾经的石桥城、古战场,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下关展现给人们的是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欣欣向荣的城市环境,浓郁的民族风情、众多的名胜古迹、宜人的气候环境吸引着中外旅游者不远万里纷至沓来。

生活笔记

秋 游 洱 海 生 态 廊 道

□ 罗武昌

秋天,宛若一位从西域而来的长发飘飘的婀娜少女,活泼而奔放,迈着轻盈的步伐,跨过“世界屋脊的屋檐”点苍山,顺着苍山十八溪的清流东下,与洱海生态廊道邂逅于洱海边。无声无息间,染红了半池水杉,染白了半池芦苇,也染蓝了大理秋高气爽的苍穹……

刚刚参加了“2024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大理徒步行”——30公里苍山挑战赛,检验了一番自己的体力与耐力,最终顺利完成了赛事。这个周末,又是一个游山玩水的绝佳天气,天气不冷不热、不阴不阳,一切仿佛都恰到好处。趁着休息时光,带上刚满两岁的小孙孙,亦步亦趋融入赏秋大军,

直抵洱海生态廊道。

一路上,小孙孙高兴极了,一会儿骑上自己的“羊驼”小四轮狂奔,一会儿在花红柳绿的廊道上东张西望,一会儿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翻滚玩耍,一会儿到水边捞沙戏水……骑行一程、行走一段、抱行一截,居然前行了三公里多路程,开心得不亦乐乎。小家伙不怕生人,经常跑到别人的镜头里,尤其在崇邑村的水杉观景台,他直接奔向一群正在专心致志拍照打卡的美女中互动,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其实,从洱海生态廊道建成后,我每年都有许多次机会去打卡,或者是为了寻求灵感颐养身心。秋天,生态廊道没有“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凄美,也没有冰天雪地不见天日的寒凉,廊道竭尽全力诠释着金黄、火红、深绿交



在 七 宣

□ 宇廷尧

大理的风像诗,像画,一点点勾勒着平凡的日子。在大理的日子,听风、看云成了冬日里的常态,风会告诉你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故事,勾起好奇心,脚步也就随着云朵移动的方向行走,于是在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到祥云七宣村走走。

七宣是祥云县大营乡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和中和村、凤阳邑、双廊古镇同为大理州第一批“艺术家第二居所”。大理是旅居的理想地,到大理旅居,第一是来这山水间养生,第二是来养心,艺术的浪漫与村子的质朴结合之处,便是旅居人的养心之所,来七宣自然也是奔着这个名头。

这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需驱车绕过蜿蜒山道才能寻见。在几年前的一个春节,因为一场盛大的“哑巴节”,吸引了数万人聚集到此,被中外许多媒体关注,七宣也因此名声大噪。“哑巴节”在七宣流传久矣,相传在远古时期七宣村遭遇自然灾害,有一位哑女为拯救村民四处乞讨,感动了神灵,嫁给了龙太子,此后村中为纪念哑女,每年都会正月初八过“哑巴节”,农人不会作诗,于是他们用舞蹈传递祈愿与祝福。

深冬的七宣离“哑巴节”还早,村脚的文化广场没有节日里的人挤人,充当了临时的停车场,我们就地停车,徒步进村。一条鹅卵石混凝土筑成的小路从村脚沿着屋舍延伸,在屋舍中间的空地分散又汇聚,串联起整个村寨。这个红土夯砌的彝家村寨在暖阳里半卧在山坡上,在深绿的树林与嫩绿的田垄中绽出一点红色,在山峦之中自成一派。

顺着小路进村,新建的房屋整齐地在路两侧排列,家家户户院门敞开着,小猫在屋顶上悠闲地晒着太阳,屋檐下堆码着新收的玉米,在阳光下散发着新粮的香气,红色的辣椒在院子里铺开晾晒,院角的石斛在花盆里开得正盛,寻了一圈,却不见主人家,只好转身顺着小路继续前行。

村中主干道上的指路牌上标注着书院、传习馆、文化空间、咖啡馆的方位,指示着村中几个重要地方,对于我这样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开者,它是极为方便的,在领略山水风情满足视觉感官的同时便对这个在大山里静卧了百年的村寨有了些许了解。如果时间充裕,在七宣小住也许是不错的选择,慵懒的阳光不会催促你今天一定要完成什么,或是一本书或是一壶茶,又或者者在路边对着尚未熟透的柿子发上一整天呆都无可厚非。传统村落形成的厚重多彩文化足以让初来者忙上一阵子,要是来访者正好涉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非遗领域,更是要兴奋上好长一段时间。当然,涉及这些领域的毕竟是少部分人,对于大部分分人,七宣的景色、大山哑女的传承和大营土陶也足以让往来者陶醉!

我随意闯入的第二户人家,一位从河南来的姑娘在此旅居,她已在这住了半个月了,做读书会、到传承馆做陶、参加村里的篝火晚会、去几公里外的大营赶集,在暖洋洋的太阳下喝茶,她已适应了彝家山寨不紧不慢的生活,开启了她的养肺养心之旅。

而我呢,既定的行程已到离开之时,或许会在某个阳光正好的日子,再一次踏上七宣的土地,继续探寻小村别的故事!